

魔鬼的眼睛



165
E381
544

魔 鬼 的 眼 睛

〔联邦德国〕埃里希·福拉特 著

建 政 译
卫 国 校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六月

Erich Follath

DAS AUGE DAVIDS

Goldmann Verlag • 2/83•1 Auflage

(内部发行)

魔鬼的眼睛

〔联邦德国〕埃里希·福拉特 著

建政译 卫国校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戏剧印刷厂排版

北京朝阳京辉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开本32 印张7.8 字数172,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24 定价0.80元

出 版 说 明

《魔鬼的眼睛》原名为《大卫星的眼睛》，系原联邦德国《明星》画刊驻以色列记者埃里希·福拉特所著。他以最新的内部史料为依据，并通过亲身采访，描述了以色列特工部“摩萨德”一些震惊世界的特遣行动和该组织的秘史迭闻。书中不少情况系首次披露，文字比较生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无孔不入的间谍活动和卑鄙毒辣的特工手段。这些都对我们了解错综复杂的国际阶级斗争和提高这方面的警惕性，有所帮助。但是，由于作者立场所限，书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有偏袒以色列、赞扬“摩萨德”之处，对某些国际事件的叙述也不尽正确，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

本书在翻译时作了一些删节。

前 言

早就想写一本有关以色列特工组织摩萨德的书了。初次萌生这个念头，是1977年的一个夏夜，在特拉维夫。当时，一位朋友邀我参加一个生日晚会。晚会在他的一个熟人家举办。起初，我毫无兴致，因为其他赴会者同我素不相识。不过，最后我还是被说服了。

晚会是令人愉快的，但气氛不太热烈。大家谈论着不断上涨的物价（“面包价又涨了百分之二十”）；谈论着政府官员令人失望的表现（“不过在野党也好不了多少”）；也谈论着教育儿童的不易（“我儿子已经三岁了，可还是常常尿床”）。席间有雅法柠檬汁和饼干，苏格兰威士忌和以色列萨布来露酒。不管从哪方面看，这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晚会。

然而，有一件事颇不平常：我的朋友酒后失言，引出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遂令笔者动了著书之意。

事情得从头叙起。在晚会后回家的路上，朋友问我对这些人的印象如何。我耸了耸肩。于是，他径自拉开了话匣子：“你还记得坐在你对面的、宽肩膀的那个家伙吧！他是以色列特工部的军官，曾经指挥一艘鱼雷艇，参加过1973年4月的贝鲁特登陆行动。那一次，他们把巴解领导人干掉了一半。”

他絮絮叨叨地接着说：“你大概注意到你前面的小个子了吧，就是不声不响、老是低头呷柠檬汁的那位。当年，他

和几个摩萨德朋友，在敌人老窝里把一整套雷达装置给拆了，来了个一锅端，把它从埃及运回了以色列。”

我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晚会上同小个子谈论孩子尿床的那个青年女子，原来是特工部总部情报整编系统的一位要员。此外，还有三位客人同摩萨德有直接关系。想不到，我参加的竟是一个特工专家荟集的晚会！

事后，我又怨自己少见多怪。难道所有间谍都具有象詹姆斯·邦德那样的外表？难道他们都不会对区区面包价格感兴趣，家里不会有尿床的孩子，或者不屑参加无聊的晚会？要是这样认为，那就太天真了。另一方面，当时人们正在风传摩萨德的故事，其情节可不象晚会的气氛那样平平淡淡！

我在以色列为《明星》杂志工作的那些年内，提供的所有稿件都同以色列特工部有关。按照以色列问题专家们的说法，“魔鬼的眼睛”真是窥视四方：摩萨德把“香槟酒间谍”沃尔夫冈·洛茨安插在敌对国首都开罗，这位所谓的前纳粹分子把德国的火箭专家和埃及将军们哄得团团转；摩萨德从法国瑟堡港劫走了被巴黎当局明令禁运的军舰；摩萨德使一艘运铀的货轮中途转舵驶向以色列，满足了以色列研制原子弹的亟需；摩萨德一支特遣队驾机悄然抵达乌干达，乔装打扮（有些特工人员化装成阿明政府军士兵），从劫机的恐怖分子手中解救了一百多名人质。

还有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只要有助于剪除真正的和可能的“巴解恐怖分子”，以色列特工人员不惜戮杀无辜，连妇女儿童也不例外。例如，1972年7月8日，摩萨德特务炸毁巴解诗人、政治发言人凯马尔·纳赛尔的汽车时，明明看见他的十三岁的侄女也在车内。

我开始对这些故事中的故事产生了兴趣。这些故事中，

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以色列人抑或他们的敌人为了各自的宣传目的而散布的奇闻？谁是这些特遣行动的指挥者？当他们采取杀人或欺骗手段时，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这样有恃无恐、心狠手辣？

几年后，我才找到了答案。至少找到了部分答案。我意识到，早在以色列立国之前，犹太人守口如瓶、行动诡秘的特点就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我开始理解以色列特工人员三十年来对自己言行的辩辞了：世人惧怕以色列国的存在（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这种心理至今一直啮噬着许多犹太人的心灵；生活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处在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下，时时有孤独无靠之感——这一切给以色列人留下了痛苦的历史教训；此外，以色列人忧心忡忡地担心历史悲剧的重演。

所有这一切，促成了以色列特工部以效率惊人、手段毒辣著称的特点。摩萨德正是藉此成为全世界屈指可数的优秀特工组织之一。在摩萨德看来，只要能够达到目的，草菅人命算不了什么大事。

摩萨德在国内深得国民的广泛支持。在这点上，世界上没有一个特工组织能与之相比。以色列人都承认，摩萨德不可或缺。大多数以色列人乐于帮助特工部，甚至身体力行地为它工作。他们认为，摩萨德的工作并不是什么声名狼藉的买卖；他们把摩萨德特工人员视为睦邻好友。人们只道是为“研究机构”工作，从不对职业问题饶舌。再则，正如上文所叙：特工人员们谈论的不外乎面包价格、国家政策、儿童教育等家常话题！因此，以色列国民同特工部之间有着鱼水关系，这乍一看来令人诧异，实际上是顺理成章的。摩萨德的特工人员绝不是天生的间谍“英雄”，而是担任公职的

“小公民”，无异于那些毕生躬行奉职，晚年以优异成就安然退休的大部分以色列公民。

也许有人以为，象以色列这样一个毫不掩饰的开放社会，从事秘密特工时恐难避人耳目吧。其实不然。摩萨德是所有大型特工机构中当之无愧的“防水性能最佳者”。按照官方的说法，这个机构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一位对摩萨德的行动或置然否的新闻发言人，甚至连“不作评论”这句话都是多余的。一位前特工人员对我说过：“不作评论本身就是一种评论。”

以色列人偶尔也对外国记者开戒，允许他们窥视摩萨德的某些特遣行动。但是，在摩萨德诸首脑和特工人员中，从无一人在任职期间同某一位记者谈过话，哪怕是随便谈谈天气。甚至连现任摩萨德正副部长的姓名、开始任职的时间都在保密之列。只是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允许记者采访前摩萨德特工人员。

1980年2月，在翘首等待了漫长的数月之后，我才获准会晤以色列首任特工部长伊塞·哈雷尔。出乎意料的是，还允许我同他的后任梅尔·阿密特谈话。我们在以色列议会大楼的前厅（阿密特当时是议员）作了较长时间的叙谈。接着，我又走访了前摩萨德副部长（现任记者）雅科夫·科罗茨和前军队反间谍机构首脑艾伦·阿伦森。我们讨论了以色列特工部的机构问题和很久以前采取过的特遣行动。摩萨德近年来的行动是禁止提问的。

从以色列搞到的材料仅限于这些。于是，我又开始奔波于华盛顿、伦敦和巴黎之间进行长期调查。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明星》驻各当事国的分社给了我大力支持。外交官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朋友以及熟人……。在经过艰苦的辗

转调查之后，终于又同几位前摩萨德特工人员作了面谈。在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的许可下，他们向我介绍了进一步的情况。为了恪守我的许诺，这里暂且隐去他们的姓名以及我们会晤的地点。承蒙他们的信任，我获悉了许多迄今未被人知的秘史。这些秘史构成了本书的基础。

我不打算重新赘述世人皆知的事件而给人以资料丰富的印象。有鉴于此，诸如香槟酒间谍洛茨之类的故事，我都不再作介绍——洛茨在他本人撰写的书中已经作了更为出色的叙述。而象恩德培行动那样遐迹著名的特遣行动，只是在掌握了新材料的情况下才偶一涉及。例如，在关于恩德培行动的叙述中，提到了伊迪·阿明任命的乌干达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便从各个角度印证以色列行动的内幕。这份秘密文件是我的同事格德·海德曼1979年从阿明的办公桌里窃出来的，现又转交我加以利用。在此我谨表谢意。

另一些事件，譬如以色列的“核弹行动”，是至今尚未面世的。以色列特工部采取的最近一次行动，是在法国南部炸毁一座为伊拉克建造的原子能反应堆。我在一位前派驻法国的特工部谍员的帮助下，得以对此事件作出详尽的追述。我只是在前三章里提到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事件，如艾希曼劫持事件和乔瑟尔绑架事件。这两个事件尽管已为知情的读者所熟知，但因其对了解摩萨德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我不拟割舍。

在摩萨德的功过表上，并不尽是光辉灿烂的业绩，也记载有令人痛心的败绩。书中以三个事例说明，即使象摩萨德这样一个能量不凡的秘密机构，如不在政治上严加控制，也将走入左道旁门，给整个国家带来灭顶之灾。“痛心败绩”一章也表明，特工部负责情报评价的人员若不能从间谍报回

的情报中引出正确的结论，那么间谍工作将会变得多么荒唐无益。

以色列特工部不是一个“平常”的秘密机构，它必须行使其它国家可通过外交部这样“名正言顺”的部门行使的职能：摩萨德与那些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愿同耶路撒冷缔结正式关系的国家保持着接触。德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合作关系，就是通过这种长期的秘密接触发展起来的。本书专有一节叙述德以两国秘密机构间的合作问题。

在一份摩萨德的秘密文件中，几位年轻而身居要职的摩萨德军官对以色列特工部今后几年的任务，以及目前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报告。本书最后一章是人物简介，所涉人物均为摩萨德大员或通过摩萨德发迹的人物。这些人物的生平当可表明，以色列的政治同特工部的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

《魔鬼的眼睛》并非一部以色列史，而仅仅是一本记述了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一些最扣人心弦的特遣行动的书。然而，由于以色列的国家史对了解摩萨德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在本书开篇作了历史回顾。这段历史回顾或可作为一条线索，把书中所述的特别行动串联起来。

本书主旨在于写人，而不是机构。本书的篇首记述了两位矢志为信念而奋斗——甚至不惜采用恐怖手段——的特工人员的生活道路，正是这种异乎寻常的生活道路，几乎必不可免地促使他们过早地死于非命。巴勒斯坦人阿里·哈桑·萨利迈和以色列人约纳坦·内坦亚胡，二人素昧平生，却在相互浴血搏斗中度过了一生。叙述他们的一生，并非想为恐怖主义涂脂抹粉。这与其说是他们的生活史，毋宁说是两个民族之间一场悲剧的写实。这两个民族基于不同的缘由，却

都为着争取成为巴勒斯坦主人这一共同目标而长期刀兵相见。这就是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一场悲剧。

目 录

官 前	(1)
第一章 以牙还牙	(1)
一对天敌	(1)
第二章 特工组织	(22)
穷源溯流	(22)
杀人百术	(43)
第三章 辉煌战绩	(49)
纳粹凶手	(49)
“猛虎行动”	(60)
“核弹行动”	(68)
“挪亚方舟”	(93)
机场夺人	(107)
“空运行动”	(138)
第四章 痛心败绩	(148)
图圉弃儿	(148)
阴差阳错	(167)
斋月风波	(176)

第五章	特殊使命	(181)
	军火贸易.....	(181)
	秘密使者.....	(188)
	以德合作.....	(196)
	联埃反伊.....	(213)
第六章	特工大员	(218)
	创业魔头.....	(218)
	四大金刚.....	(226)

第一章 以牙还牙

一 对天敌

耶路撒冷，1976年7月6日，军人墓地。约纳坦·内坦亚胡在此入葬。数千人伫立在墓穴四周，以色列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正在致悼词：“在历史的某些时期，一个民族的命运掌握在寥寥数位斗士的手中。这位逝去的年轻人，曾参与指挥过一次史无前例的特遣行动。他的死，使整个民族痛心疾首。”接着，佩雷斯在这位军人的遗体前双膝委地，背诵着《圣经》“撒母耳记”中的一句话：“我的兄弟，你的死令我惋惜，你曾给我莫大欢乐。”

贝鲁特，1979年1月27日，烈士陵园。阿里·哈桑·萨利迈在此入葬。数千人伫立在墓穴四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首领亚西尔·阿拉法特正在致悼词：“我们失去了一头猛狮”，阿拉法特声泪俱下，“但是，我们将继续为自由的巴勒斯坦而战，决不辜负他对我们的遗愿。”阿拉法特与其他几人将棺柩抬起，默默地置入墓穴。接着，阿拉法特俯下身子，对死者安慰道：“我的兄弟，我们是把你作为英烈埋葬的。”

约纳坦·内坦亚胡是以军特种部队军官。这支部队是特工组织摩萨德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谋杀阿拉伯恐怖分子。他在率领特遣队解救被恐怖分子扣留在恩德培的一百多名人质时，被一名乌干达士兵击中 饮弹而死，年仅30岁。

阿里·哈桑·萨利迈是巴解领导人之一，担任秘密情报机构首脑。他曾参与策划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黑九月”所肇1972年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屠杀案。摩萨德追踪他达七年之久。继四次谋杀未遂之后，以色列的一个暗杀小组终于将他炸死在贝鲁特。他时年36岁。

战友们称他们的指挥官约纳坦·内坦亚胡为“约尼”，巴勒斯坦人把阿里·哈桑·萨利迈称为“阿布”。约尼和阿布都成了各自民族的英雄，都被各自的敌人咒为胆小鬼、杀人犯。

* * *

入夜，拉姆勒的栈房里总是聚集着一些抱着水烟枪吞云吐雾的老头。每到这个时辰，哈桑·萨利迈酋长常来发表演说。他的嗓门着实不小：

“该死的犹太人究竟想在我们的国土上搞什么名堂？”朋友们回忆说，每当这位酋长对犹太移民破口大骂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象着了迷似地凝神恭听。他反对犹太人贪婪地购买巴勒斯坦土地，反对犹太人肆无忌惮地控制所有贸易部门，反对他们同英国托管当局做交易。“我们几个世纪以来就生活在这里，可现在犹太人却横行霸道起来了！”

对犹太人的憎恨，是酋长的儿子阿里·哈桑（他生于1943年）从小受到的启蒙教育。

萨利迈酋长的反犹斗争，并不只局限于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还组织了一些巴勒斯坦团伙，专门袭击犹太人居住区。1948年，本·古里安宣告以色列国成立后，各阿拉伯邻国立即向这个新国家发动进攻。此时，酋长的民兵封锁了由特拉维夫通向犹太人扼守的孤城耶路撒冷的重要公路。

然而这时的犹太地下军“哈加纳”（意为自卫）对破坏

和偷袭之道也颇为精通。1948年6月，一名犹太间谍成功地
把一颗炸弹藏在酋长家中。当萨利迈会同他的朋友们讨论局
势问题时，炸弹爆炸了。酋长当场毙命。以色列人重新控制
了通向耶路撒冷的公路。

父亲遇难时，阿里·哈桑年方五岁。母亲和他幸免罹
难：他们正在菜园里为午餐择菜。出于对以色列人的恐惧，
萨利迈夫人离开了拉姆勒村庄，逃到约旦西部纳布卢斯城的
亲戚家。无奈亲戚家也无处安身。象成千上万的其他巴勒斯
坦人一样，小阿里同他母亲在一个难民营栖身，住的是没有
电没有水的破帐篷。

阿里逐渐长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身材修长，爱好体
育，聪颖过人。在纳布卢斯的小学里，他的成绩首屈一指。
当阿里还是一个毛头小子时，就博得了姑娘们的青睐，但他
却对政治更感兴趣。他十五岁时在中学里赢得了最善辩论
奖。十七岁高中毕业时，他用闪光的语言填写了一份毕业答
卷：“职业？我不感兴趣！我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把以色
列人从我国赶出去。”

阿里获得了贝鲁特“亚美利加大学”奖学金。当时，贝
鲁特是巴勒斯坦知识界人文荟萃的地方。阿里·哈桑·萨利
迈于1960年进入该校攻读工程设计。八年后，他为巴勒斯坦
抵抗运动精心“设计”了首次恐怖行动。

* * *

1896年，维纳·特奥多尔·赫尔兹发表了《犹太国》一
书，重新煽起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宗教运动。当时，约纳坦
的祖父纳坦年方十六。纳坦成为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
先是在故乡立陶宛，尔后周游俄国，鼓吹以色列立国思想。
他是新型的犹太人：骄傲、自信、不畏强暴。

1920年，当全家决定离开华沙前往圣地时，约尼的父亲本·蔡恩还是个年轻的后生。当时，乌克兰地区的犹太人遭到迫害，火车上挤满了移民。然而，许多人到达目的地后大失所望：巴勒斯坦同赫尔兹的幻想相去甚远，并不是“无国之民的无民之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沦为英国“委任统治地”的巴勒斯坦，当时生活着七十万阿拉伯人和近五万犹太人。

约尼的祖父母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居住区安下家，为全家重择了一个希伯来姓“内坦亚胡”（意为上帝的礼物）。本·蔡恩在希伯来大学学习历史和哲学。三十年代，英国人开始阻拦势头越来越猛的犹太移民浪潮。此时，这位年轻的犹太教徒成为反抗阿拉伯人和英国人的地下武装斗争的拥护者。

本·蔡恩前往美国，向旅美犹太人募捐。他在纽约同一位大学女同学邂逅相遇，结为伉俪。1946年在哈莱姆生下儿子约尼。以色列国宣布成立后，举家返回耶路撒冷。约尼的父亲应一份合同编撰了《希伯来语百科词典》。1949年，他家才得以在郊区租了一栋漂亮的住房。

约尼有两个兄弟。他有过幸福的少年时代。在学校组织的越野寻找目标活动中，这位总是捷足先登的班长头角崭露，16岁时成为全校的学生代表。他是个招人喜欢的小伙子，天资很高。父亲向他解释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一讲就是几个小时。1962年，当父母作出移居美国的决定时，约尼哭了。在美国，他感到不习惯，噪噪不安地盼望能到以军服兵役。他于1964年7月回到特拉维夫，在一个伞兵部队当新兵。

这位年轻人喜欢紧张的训练生活。“我们班的人数越来越少”，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只有最强者和最优秀者